



柏塋彙餘編八

齋解序三齋

附存毅齋遺集

光緒二十二年夏開

周

白塋彙餘編八



柏堂集餘編敘

右文數十篇方君存之歸田後所作柏堂集久已刊行故爲餘編子國瓊過鄂奉寫本以來錄存予所喜者而歸其藁因敘其後曰文與道一離道非文也而空談道者亦不可以爲文道也者兼理與事言之也大者在方小者在策事有小大理卽寓焉其爲道一也識之曰學行之曰政著之曰文文也者兼政與學言之也吾見存之之學矣其說經於諸子百家靡不采摭而衷諸程朱則有詩書傳補義春秋傳集義其記事於亂離見聞靡不詳紀而衡諸道義則有俟命錄其論文於源流義法靡不精究而歸諸正學則有斯文正脈文章本原其他

集餘編敘

一

著述皆本三者以推廣之吾見存之之政矣存之宰棗強斷獄以情教民以禮舉典祀儲穀試士之所修之先賢之遺書刊之男有忠義女有節孝旌之士之好學者進不肖者屏秩然其備也紛然其繁也而行其所無事且以餘力爲當路者籌治世之畧論濟變之方是其爲學也言理必徵諸事其爲政也行事必審諸理餘編之作在仕學旣成之後更事多而析理明是則所謂載道之文也作者學道而發爲文讀者因文以見乎道爲學爲政胥於是得師資焉豈獨文之可法哉光緒十年七月貴筑黃彭年敘

柏堂集餘編目錄

桐城方宗誠存之

第一卷

解一首 辨五首 論一首

第二卷

說七首

第三卷

敘十三首

第四卷

書後二十首

第五卷

餘編目錄

記五首

第六卷

傳九首 狀一首 記事一首

第七卷

誌一首 墓表一首 哀詞一首 神道碑一首

第八卷上

坵擬疏

第八卷下

坵詩十八首 頌一首

柏堂集餘編卷第一

解辨論

禮於六宗解

六宗之說孔傳本禮記祭法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蔡傳因之蘇氏及朱子皆同謂祭法所敘可爲舜典之義疏考有天下者職在敬天勤民以參贊化育而已舜初攝位而類於上帝四時寒暑皆天道流行發育有生長萬物之功日月星在天爲七政所以贊天地司造化人物之所不可一日無者水旱則億兆黎民之命所繫焉上帝者天之主宰而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則所謂造化之迹也聖帝明王之制祭祀也不外於天神地祇人

集餘編一

鬼三者而天神爲最尊故先類上帝次禮六宗而後及於山川羣神朱子稱古注之說以爲敘次皆順者此也後世制禮所謂大祀中祀羣祀亦皆取法於此若夫伏生馬融之說則以天地四時爲六宗四時之說孔傳所本然祭法只謂祭時耳伏馬分四時爲四宗則當分四時而祭舜初攝政所禮之六宗謂一時所舉之祭耳豈可分時爲四宗乎以天地爲二宗不與類於上帝重乎類於上帝自兼地言不言后土者省文也劉歆孔晁之說則以水火雷風山澤爲六宗賈逵則以日月星河海岱爲六宗山澤河海岱不與望山川重乎至歐陽和伯夏侯建之說則以爲在上下四方之間而非上下四方

者其言大而無當虛而無據不如古注時與寒暑日月星水旱在上下四方之間爲實有所指也其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爲六宗者鄭康成之說也然星辰風師雨師亦卽在祭法水旱之類論天生人之功星辰不及日月之大一星而分爲四宗而反遺日月之祀是其立說之疏固不如孔傳之密也或謂孔傳本祭法祭法漢儒所記不足信或謂孔傳本家語家語乃後人之僞書且孔傳亦是僞書然古事久遠亦止能據聖人之理與尙書本文以斷耳堯在位而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使鯀治水舜攝位而首齊七政命禹修六府則以日

集錄編一

二

月星爲宗以時與寒暑水旱爲宗而禮之皆授人時釐百工熙庶績齊七政之大祀也而可不備舉之乎或謂舜始攝位不應禋及水旱不知此之禮於六宗所謂時寒暑水旱蓋皆祈神福民之意祈寒暑之得時祈水旱之不爲災耳祭法雖漢儒所記然皆必有所本與諸儒之無本而臆說者不有殊乎至司馬紹統以爲天宗日月星辰寒暑地宗社稷五祀四方之宗四時五帝則又合六宗及徧於羣神而渾同於六宗之內更爲不倫至晉張髦又以爲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夫祖考之祀上文已言格於文祖矣類上帝而復禋於祖考不近於黷祀乎且天神地祇人鬼之祀不容相淆但類

於上帝而尙未及天神地祇之祀復以人鬼之祀閒之不特治理未宜卽史官記事之文理亦爲不順且何不書曰禋於宗廟而曰六宗也宗廟之制或五或七何有六宗以爲舜之六宗歟舜是時固無宗廟也以爲堯之六宗歟則又何所據哉近儒姚氏鼐則取伏生四時之說而以稷易天地謂合虞書水火金木土穀六府之制其言曰按左傳蔡墨曰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木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田正曰稷此六者在天地閒爲大神其五者分爲四方四時而其一主稼穡古王者依其名設官曰五官曰后稷五官后稷有大功於民者則配食於神故曰后稷五祀是尊是奉其言最爲有理然六府孔修在舜攝位後之事以五官后稷配食於神是乃人鬼之祀恐當在徧於羣神之列上文類於上帝尙未及天神山川而遽及人鬼恐非古帝祀典之次序且如祭法時與寒暑日月星水旱之說何莫非五行之神卽何莫非生長百物以養育羣生之神今必以祭法爲不足據而以六府及五官后稷爲六宗亦於古未有稱此爲六宗者似不必生今而臆古也

讀檀弓

禮記檀弓篇子游答有子曰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陸氏釋文以舞斯愠句係衍文孔疏謂

鄭他本或無此句陳氏集說以此爲言樂極生哀之情所引劉氏孫氏之說皆各增減字句以就已意愚反復玩味通章而知其語脈之所在不如諸家之說也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斯舞此卽人情自然之流動以指示也然若無品節而徑情直行則必至於舞斯慍慍斯戚矣所謂樂極則哀必來也人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此亦人自然流動之情也聖人因制禮以品節之使其情有所止而不過若不制品節之禮則徑情直行不至於過哀必至於怠而忘焉矣此節是明聖人所以品節斯之故人喜則斯陶數語文勢特借賓以形主耳舞斯慍二句非言哀樂循環相生乃明不品節則必至於樂極哀來因可見哀之不可無品節也凡說經傳之文必通貫其全篇語脈而後可以得其意若止就一節一句以說之往往有窒礙而不能貫徹者矣

讀內則

內則一篇首言子婦事父母舅姑之道而末歸於男女之別夫婦之禮父母教子女之道何也蓋以其爲子婦之根本也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禮知盡夫婦之禮然後知教子女之道然後能培養成孝子孝婦以厚人倫非齊家之根本乎中間記飲食之法非極口體之奉也使爲人子者知所以養其親也況婦主中饋可不知飲食制度品節乎惟忽夾入養老之禮於中似乎不倫詳

記者之意蓋因子事父母而推及之又以見老者五帝三王皆尊養之何況爲人子婦而可不知孝養之事耶且上老老而後民知興孝記五帝三王老老之禮正所以教民之孝卽所謂降德於眾兆民之事也記曾子論孝之言於中正以見前後所記飲食之法乃孝子事親以其飲食忠養之道篇中所記子婦之道夫婦之禮飲食居處之節自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之禮皆在其中修身齊家無貴賤上一也惟制度稍有不同耳

讀經解

瑞安孫氏希旦著禮記集解博通古注兼精考宋元儒者義理之書其書較陳氏爲詳而比衛氏爲精約惟於

集餘編

五

經解一篇謂篇凡三段義各不相蒙蓋記者雜采眾篇而錄之其說善矣而於記者聯綴爲一篇之意則尙未能融貫之也此篇蓋論教化之道當以禮爲主耳首段總言詩書禮樂易春秋六者皆教民之具而皆不能無得失惟深知其義者始能有得而無失焉二段天子者以下言人君當以身教爲要德配天地明照四海居處有禮進退有度有治民之意然後可加以治民之器治民之器卽所謂教民之具也若不能以身教雖有詩書禮樂易春秋教民之具何益於治三段禮之於治國以下則專明禮教之重以詩書易禮樂春秋六者之中禮於教民尤切要是乃此篇之宗旨也章首入其國其敬

可知與篇末禮之於正國禮之教化也微皆相呼應故知其意以禮爲主焉周秦兩漢人之文往往意若不相蒙而實相蒙以神不以迹也

詩鄭箋遵養時晦辨

予讀詩毛傳鄭箋大抵毛簡而鄭詳毛之所已詳者鄭不贅惟引伸之其未及者補箋之不合者另箋之而不加一駁辨之辭溫柔敦厚合於撰述之體至其兩不同者則亦往往互有得失而不可相掩朱子集傳承其後采傳箋之通訓而去其穿鑿其精言奧義發明詩人之本意而有關於興觀羣怨天下國家之故者爲大且多其與傳箋不同者亦往往互有得失然亦第明已說而

集餘編一

六

不辨駁前人亦猶鄭氏之例也惟予讀周頌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詩鄭箋有不可不辨者其言曰於美乎文王之用師也率殷之叛國以事紂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是周道大興而天下歸王久故有效死之士助之此其說失聖人之心害道傷教斷非詩人之本意也昔太史遷謂文王陰行善夫陰行善蓋卽孔子稱文王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之意然謂之爲陰行善則陷於老氏之旨非聖人之心矣蓋漢世尙黃老家言史遷亦濡染其學故其稱文王者亦墮於老氏之旨夫謂之爲陰行善且不可況如鄭箋遵養時晦之說不幾爲陰行惡哉豈亦不免染於老氏欲取姑與之旨耶何其倍

也朱子但不取其說而未嘗明辨其非以集傳說行是固可不辨也予懼近世爲漢學者仍祖其義故不敢不辨

辨晏子春秋

柳子厚辨晏子春秋疑其爲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而譏劉向歆班彪固父子不應錄之儒家其言甚辨崇文總目稱晏嬰六篇已亡今書出後人採掇近儒管氏同復據司馬遷管晏傳贊稱其書世多有故不論論其軼事若薦御者爲大夫脫越石父於縲紲三事皆如今晏子所書司馬遷豈復載之傳中哉其書自管子孟荀韓下逮韓嬰劉向書皆見剽竊其詆訾孔子事本出墨

集餘編一

七

子非儒篇是此書附於墨氏而非墨子之徒爲是書也且其文淺薄過甚殆六朝人爲之者與其所言較子厚尤爲博辨然古書之亡多矣是書非必太史遷所讀之書而未嘗非卽劉向所校之書向事君忠言極諫其校書蓋借古以爲時君觀感之資晏子書非晏子自著觀其記載君臣之辭皆稱晏子則非其自著甚明也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則晏子見重於齊人而齊人因記其諫君相齊之事以爲春秋必然之事也司馬遷所讀本最早其書必甚簡約故遷高之而莫知其所爲書然軼事尙多因取以爲列傳後之人因太史遷取軼事而又旁搜博采以附於晏子之書此劉向

序錄所次又有復重文詞頗異不敢遺失復列爲一篇  
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辨士所爲者故  
亦不敢失復爲一篇是則劉向非不知其書之駁而能  
辨別以慎取之此其所以爲大儒也然其內六篇皆忠  
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無倍儒者之義所以向入  
之儒家夫儒家之道莫大於忠君而愛民進退取與必  
以義利害死生不爲變晏子所載諫君之言大都類此  
足爲後世人臣事君與君人者治國之法也胡爲不應  
入之儒家哉惟向之知言不能及孟子之精內六篇亦  
有不盡合聖人之旨者或向所未擇別抑或後人又有  
采掇攙入之者直謂爲六朝後人爲之吾不敢信柳子

集餘編一

八

厚謂宜列之墨家夫墨子之道果如今晏子內篇之所  
言孟子何爲好辨哉學者讀古人之書所貴取其善而  
析其非不可因其非而並棄其善如劉班者洵足法哉

乾坤六子論

易繫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生生之謂易天純陽  
象也陽德健故爲乾地純陰象也陰德順故爲坤天覆  
地載萬物并育於其中乾剛坤柔震坎艮巽離兌交錯  
於其中所以有父母六子之象也乾坤者六子之本體  
也六子者乾坤之作用也乾坤不能自用必得震坎艮  
巽離兌以爲之用故曰天地定位而已而其所以成化  
育之功則必賴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而後

四時行百物生歲功成焉六子無體以乾坤爲之體震之一陽生於下卽乾之陽生於下也坎之一陽生於中卽乾之陽生於中也艮之一陽生於上卽乾之陽生於上也無乾則震坎艮無陽也是以乾之陽爲體也巽之一陰生於下卽坤之陰生於下也離之一陰生於中卽坤之陰生於中也兌之一陰生於上卽坤之陰生於上也無坤則巽離兌無陰也是以坤之陰爲體也乾坤純陽純陰是統體之陰陽六子一陽一陰是分體之陰陽猶之子女無體分父母之氣血以爲體父母不能自用待子女之分職以爲用子女不能分任其職以爲用則父母之生理絕矣震坎艮巽離兌不能相得而各有合

以爲天地之用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家人之道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後父母不勞而家治天地之間山澤雷風水火各當其位得其時則天地和而萬物順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生生不窮之理不於此可見哉

柏堂集餘編卷第二

說

適子不爲人後說

與黃子壽廉誥論以經斷獄事

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如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又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者大宗者宗之統也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按古者天子之適子世爲天子諸侯之適子世爲諸侯其支子之始封爲大夫者所謂別子爲祖別子之適子繼爲大夫則所謂繼別爲宗此大宗之說也其繼禰者

集餘編二

一

則各爲小宗故有繼父之小宗有繼高曾祖祖之小宗後世宗法雖不立然各姓皆有始遷之祖其繼始遷之祖適長子當世爲大宗以主始祖之祀以統一族之人非是皆小宗也不得謂之爲大宗聖人制禮本乎天性達乎人倫大宗不可以絕以其爲始祖之嫡傳也大宗無子族人必以支子後之所以尊祖也然始祖雖尊而親莫親於父子適子承吾父之重必留爲吾繼禰之宗而合爲大宗之子乎又况非大宗乎故禮曰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是乃仁至而義盡也若舍吾繼禰之宗而合爲大宗之子是所厚者薄所薄者厚不惟未合於義實且大傷於仁儀禮疏曰適子當家自爲小宗

不得後他故取支子支子則第二以下庶子也不言庶子云支子者若言庶子妾子之稱嫌謂妾子得後人適妻第二以下子不得後人是以變庶言支支者取支條之義不限妾子而已按不限妾子云者妾子亦在支子之中言支可以包庶言庶不可以包支庶子可以後大宗則使大宗雖無適子或適子亡無適孫而自有庶子則自可以後之豈有族人可以支子後大宗而大宗自有庶子反不可以後其父古者天子諸侯以庶子繼大統者甚眾安在庶子不可以承其父而必取旁支之適子以承其重也斷獄者其可不通於經術也哉

庶子可以承襲蔭說

集餘編二

二

或曰庶子可以承襲蔭乎曰古者聖王制禮天子不止一后諸侯不止一夫人大夫不止一妻所以廣嗣續也后夫人無適子得以繼統而爲君庶子得以爲君何以不得承襲蔭律載庶人無子許取妾若庶子不得爲父後何以妾爲今律載凡文武官員應合承襲蔭者若無適長適次庶出子孫許令弟姪應合承繼者襲蔭襲蔭之例國家所以酬功臣之庸旌忠臣之節故襲蔭必其親子孫承之有嫡長當承之以嫡長無嫡長有嫡次當承之以嫡次無嫡長嫡次有庶子孫乃有功與盡節者之親骨脉也揆諸制律之精義無非準乎天理之正卽乎人心之安弟姪雖親究不如親生之子推有功之臣與

盡節之臣之心其愛庶出之子孫必過於弟姪應合承繼者也故國家定律必無嫡次與庶出子孫然後許令弟姪應合承繼者襲蔭所以安死者之心亦所以絕生人之爭也傳曰律設大法禮原人情其實律出於禮不合人情卽不可以爲大法又胡以敦人倫而正人心哉是故斷獄不可不知律意

立孫說

或曰有適子蚤死無適孫而有庶子其父之襲蔭當立適孫承之乎抑以庶子承之乎曰適子成人而死自當爲之立後旣已立後承重矣則襲蔭自當以承重者承之孔子所謂立孫是也然必有功者與盡節者先已爲

集餘編二

三

適子立後以爲己之承重孫而後有功者與盡節者死承重者爲服斬衰三年名分已定而承其襲蔭禮也亦情也觀公儀仲子之喪孔子曰立孫則知古人立孫謂當喪次主喪而言旣爲祖之喪主自可承祖之襲蔭若其人未爲適子立後而死其死時無承重孫而庶子爲之喪主服斬衰三年則襲蔭卽以庶子承之律也亦情也或庶子不肯自承襲蔭願爲其兄立後以承之則當立庶子之子爲適子之後律曰無子者許令同宗昭穆相當之姪承繼先儘同父周親次及大功小功總麻所謂同父則不必同母且不問庶母所謂兄弟之子也今庶子與適子實爲同父周親適子無子自當立庶子之

子以承其祖之襲蔭亦律也情也如庶子無子然後可  
以弟姪應合承繼者承繼觀律曰凡文武官員應合襲  
蔭者若無嫡長嫡次庶出子孫許令弟姪應合承繼者  
襲蔭是無嫡長嫡次當以庶出之子承襲蔭無嫡孫次  
嫡孫當以庶出之孫承襲蔭今律具存何可紊哉

### 立庶子說

或曰子謂立庶子庶孫以承其父祖之襲蔭考之經義  
有據乎曰白虎通義曰始封諸侯無子死不得與兄弟  
何古者象賢也弟非賢者子孫春秋傳曰善善及子孫  
諸侯無子得及親屬者以其俱賢者子孫也重其先祖  
之功故得及之蓋謂古者始封爲諸侯以其賢而有功

### 纂編二

### 四

也故有子當立其子有孫當立其孫以象賢也祖父有  
功子孫當食其報如其無子不得與其兄弟以其非賢  
者子孫不得食其報也故引春秋傳善善及子孫之文  
諸侯無子此謂繼體之君非始封之君繼體之君無子  
得及親屬者以其俱始封之君之子孫也故曰重其先  
祖之功故得及之由是以推古者始封之君朝廷以其  
功而封之故食其報者必其親屬非賢者子孫不得立  
今制殉節者有襲蔭朝廷旌殉節者之忠也亦必其親  
子孫始得承襲蔭今有庶子庶孫而不得承而必立其  
兄弟之孫以爲其孫以承其襲蔭又非其人生存之所  
立也不亦背於經義哉

獨子不得爲人後說

漢石渠議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今一適子當絕父嗣以後大宗否戴聖曰大宗不可絕禮言適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子也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觀戴氏所言是必族無庶子爲大宗後然後不得已已絕父以後大宗其絕父以後大宗者重大宗也若族有庶子可爲大宗後則適子不得爲後者重父嗣也蓋父嗣宜重而事當其變勢處其窮則當以大宗爲重尊祖之道也推吾父之心甯可絕已嗣而不可以絕大宗之嗣尊祖正所以申吾父之孝也大宗宜重而族有庶子可爲大宗則已又當以父嗣爲重不得厚疏而薄親况有功

集解編二

五

者與盡節者非大宗又自有庶出子孫可以爲後則己之適子斷不當絕父嗣以爲之後卽出繼之適子亦不當絕祖之嗣以爲人後五禮通考載

大清律續增乾隆四年定例獨子不許出繼獨子不許出繼雖非己之適子父之適孫且不可况爲父之適孫己之適子而又爲獨子耶

聖帝以孝治天下知人子孫之心斷不忍爲人之後而使己之父無獨子爲人之孫而使己之祖無適孫以子爲人後者亦必不忍使人有後而致己之父無適孫亦豈真願以子與人爲子而已甘心無獨子緣人情以制律所以絕欺詐之姦杜爭奪之禍也然則如先爲人後

而後本生無子則何如曰律有專條若所養有親生子及本生父母無子欲還者聽此雖爲養子而言而嗣子固可援引以爲例適子不得爲人後儀禮文也獨子不許出繼今律令也先以適子爲人後誤也今所後者本有庶出子孫義當爲之後則前之誤以適子獨子爲人後者自當遵禮守律退其繼以承己父之重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以正倫理以厚風俗以絕訟端其斯爲仁至義盡也與

### 父命說

或曰如奉父命而以適子爲人後則已雖無適子父雖無適孫義似不可退繼恐違父命也如奉父命而爲人

集餘編二

六

後則父雖無別子惟己爲獨子而既出繼則父絕若退繼則違命義當何如曰父有正命有亂命正命可從亂命不可從從之則陷父於不義非孝也以子爲人後必守先聖王之禮必遵我

國家之律適子不得爲人後古禮也獨子不許出繼今律也如父命以適孫出繼是不守禮之亂命也父在當委婉以陳之父沒當從容以改之不得從父之亂命而以適子爲人後致父有失禮之名若父本無是命而已欲奪人之適託之於父命尤不孝之大者也而不可改乎如父命以獨子出繼是不遵律之亂命也父前當哭泣以求之父不從當託父命辭之於族黨使父不被不

義之名而已得以承祖若父小宗之祧所爲後者自有  
同父周親當仍以應合承繼者承其襲蔭以絕骨肉之  
爭端以全其父之正令是違父命正所以爲孝也昔者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父欲立叔齊伯夷讓叔齊曰  
父命也叔齊不可曰天倫也伯夷不肯立而逃之叔齊  
亦不肯立而逃之夫叔齊卽立爲君奉父命也其不肯  
立而逃之是違父命也然而孔子稱之曰求仁而得仁  
朱子稱之曰合乎天理之正卽乎人心之安是何也蓋  
天倫父命之說雖皆有理可憑然必伯夷以爲父命而  
讓叔齊乃爲天理之至若孤竹君卒時叔齊卽持父命  
據位以自立或伯夷不讓而叔齊執父命之說起而爭  
之是已貪天位而貽父以不義之名攘奪其兄而委兄  
以不孝之罪滅天理而窮人欲敗常亂俗傷教彝倫罪  
可勝言乎是故易嘉幹父之蠱論語垂幾諫之文孝經  
重立身行道揚名顯親而不以從親之命爲孝舜之不  
告而娶而孟子以爲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蓋  
不告而娶過在大舜告而不得娶過在瞽瞍舜甯已受  
不告而娶不孝之名而不使父得廢人大倫之怨斯其  
所以爲大孝歟

君命說

或曰父命爲人後而今爲獨子且適子當委婉以求退  
繼是矣至於襲蔭則受之於君先旣請於朝而頒受勅

命其何可復退繼而改以與人於例恐不能行也曰國  
家襲蔭之典本爲嘉臣子之庸卹臣子之節先以嗣孫  
請襲蔭時朝廷不知其爲適子亦不知其爲獨子也又  
不知襲蔭者之有庶出子孫可承也今若以實情稟父  
命或託爲父命援禮經適子不得爲人後之文引本律  
獨子不許出繼之例又據庶出子孫應承襲蔭之律在  
禮部呈請更正或在都察院呈請部院疏聞於朝廷朝  
廷必合禮部議復吾知旣本之禮經據之律法部議必  
無可駁朝命必無不行考之古事證之五禮通考博觀  
我

朝之掌故與近今邸抄之所載其奉

集餘編二

八

朝命更正歸宗者多矣如此則祖無適孫而有適孫父  
無獨子而有獨子已得承祖若父小宗之祧竭誠盡力  
以報生我之恩而先所後者又得以其親骨脈承其襲  
蔭奉其祭祀消家庭之費隙全骨肉之至親絕訟爭之  
隱禍保父母之令名各正其位各得其所孔子所謂名  
正言順則事成而禮樂興不其然乎

柏堂集餘編卷第三

敘

春秋集義敘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是春秋者孔子明大義之書也孟子又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夫所謂天子之事者卽王者治世之大義也王者以賞罰黜陟治功罪春秋以褒貶明是非王者之賞罰黜陟非以意爲之也隨其人之行事功罪大小輕重而治之而已固無與焉也自王者之迹熄賞罰黜陟之義不明於天下於是

集餘編三

一

禮樂征伐自諸侯大夫出放恣至無所忌憚孔子因據魯史所記當時之事提其要而刪其繁去其誣而存其實褒其是而貶其非夫褒貶者非聖人以意爲之也先王之道具在方策聖人但於合先王之道之事具列焉其不合於先王之道之事亦具列焉不加議論但據事直書或微其文或括其詞比前後而觀之而是非自不可掩所謂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是卽所以明先王之大義而使亂臣賊子有所懼也故曰天子之事豈如先儒所云執天子南面之權與王魯之臆說哉莊子曰春秋以道名分夫名分者卽義所在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名也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分也春秋所記事大概不越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然而義親別序信者甚少焉其不合者甚多焉夫三綱五常之大者卽所謂義也合則治不合則亂合則存不合則必至於危亡春秋屬辭比事而詳書之使人觀其所行之是非而攷其治亂存亡之所由起以爲萬世之法戒是卽所以褒貶之也非聖人有意而褒貶之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特就其大者而言之耳其實春秋所書不專是弑父弑君之事凡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事悉書之其不合先王之道不守先王之法如朝聘會盟侵伐圍戰納幣送女祭祀卒葬一切禮樂政事違天子之法

制者皆書之明此乃弑父弑君之漸也迨至弑父弑君特亂之極而顯焉者耳春秋推見至隱故凡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交際之事雖小而必書所以著亂之自微而至著也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夫經世之要莫大於五品之人倫故子思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大經者五品之人倫也明五品人倫之義使人人知正倫理篤恩誼然後可以經世而不傲故虞書重慎徽五典命契以敬敷五教凡天秩天敘天命天討無不緣五典而起是二帝三王之經世皆以此爲要端也孔子作春秋亦正此義也或謂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非也夫諱者特其事本未顯著聖人

因隱約其詞而不忍明言至其事之顯然者聖人固不敢掩之以沒萬世之公義也或謂春秋責賢者備亦非也夫賢者固不可以過而掩其功而果有過焉亦自不得以功而掩其過若因其爲賢者而加責備焉是刻覈之論非是非之公豈義也哉或謂春秋內夏而外夷夫內夏外夷者以中夏有君臣父子之人倫夷狄無君臣父子之人倫故不得不嚴絕之然而外夷之所以內侵實由中夏不明先王之道不守先王之法君臣父子五品之人倫有所失焉而後外夷得以乘釁而入故春秋之所書明中夏諸侯大夫之是非者爲尤多定中夏諸侯大夫之功罪者爲尤著重內而輕外所以正其本也

集餘編三

三

是亦大義之所在也春秋本魯史記之名孔子特據魯史修之有減而無增其他不見魯史者孔子不以入故韓子曰春秋謹嚴左氏傳春秋則增入魯史之舊文又多采取列國之史事故有春秋所無而爲左氏所獨詳者因其詳固可推見春秋筆削之義然亦往往因其詳而反沒春秋之義者至其所自爲說尤多失之故韓子曰左氏浮誇公穀罕見列國之史其敘事往往得之傳聞亦或以臆度之故常不與左氏同其推明春秋筆削之義閒亦得之然又往往有以己意裁度爲之說而失之於穿鑿者自是以後傳說春秋者殆數十家最名於世者程子胡氏然程傳本未成書胡傳多對時事以立

論大義炳然而於聖人本意則亦有得有失近時桐城方氏靜海毛氏皆就春秋本文以立言頗合謹嚴之旨然亦間有求之太深而於聖人平易坦直之懷不能盡相似焉余窮春秋數十年攷究左氏以下數十家之說以求春秋之大義光緒五年宰棗強將告歸因取平日所最洽心者纂爲一書名曰集義其所取先儒之全說者悉著其姓氏其以意集眾說以爲一說而引申之者則不細分某氏某氏用朱子論孟集注詩集傳例也夫讀聖人之經非心聖人之心不能得聖人立言之本意余何能窺聖人之心哉聊本經世道名分之義據事直書屬辭比事之法以求之庶於春秋大義冀或有一得

集餘編三

四

也夫光緒九年秋九月桐城方宗誠識於安慶寓樓

五修族譜序例

吾家族譜自道光己亥春儀衛先生更訂義例法兼歐蘇而并用鄉賢姚惜抱先生之譜式其言曰譜以紀世非以紀貴譜以紀信不以紀虛故歐公不望渤海蘇公不望武功姚公不望吳興皆斷自可見之世卽以爲祖而他遠而不可詳者截而置之其世系則用史家世表之法而稍加以變通期於世次易明文簡易檢冊輕易挾其傳贊揚美虛詞盡刪去之而惟臚列實行質言之以爲家傳其法固盡美而盡善可大而可久也粵逆之亂躡桐者八九年而舊譜幸尙未盡殘失然而死亡遷

徙往往至於不可稽吾甚懼焉光緒丙子予官棗強因屬儀衛先生孫濤歸與族人議重修之凡生者死者婚者聘者其世次名字生辰卒月葬地父子之相傳兄弟之相及遷居流寓之所在按舊譜尋源流分房爲卷而詳敘之庚辰予告歸濤纂輯旣成請加審訂衡陽少保彭公邀予爲吳楚之游舟輿之間攜卷自隨名山勝境游覽之暇時用檢校闕者補之誤者正之前增世範後續家傳中更詳考儀衛先生序跋遵其義例而益加精密以爲世表念族人遭亂之餘不忍如世俗之鳩資開局以節靡費遂命工至省寓躬監刊成分諸族人而謹守之夫譜者敬宗收族之文也須實存敦宗睦族之意

而不徒有其文是則吾祖宗所望於子孫者夫其中新增義例具識前譜例言之後

一恭紀

制誥

制誥者所以昭

國恩也族譜

譜合族之世系非一支一房之譜牒然祖宗中有因子孫力學膺一命之榮恭遇覃恩錫以誥

命封典有因立德立功立言督撫部院議奏奉

諭

旨準祀鄉賢名宦有因身殉節義大臣奏奉

諭旨

旌卹是皆

天子綸音理應登諸譜首且使世世子

孫感

天恩之深厚宏祖德於無窮焉爰首列

制誥一卷

二世範

世範者明家教也宋袁氏世範欲爲一世之

範吾譜之世範乃爲世世子孫之範耳凡六則一曰敬  
懍 國家典憲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尊無二上爲人子  
孫者第一謹遵 國法恪守 王章爲 朝廷之良民  
然後能爲孝子賢孫不至玷辱祖宗遺罹父母君子懷  
德守此道也君子懷刑慎此道也君子喻義明此道也  
故首列兩朝 聖諭使世世知所法守焉二曰謹守  
聖賢大訓人生於世縱不能希賢希聖必思知爲人之  
大綱全性分所固有盡職分所當爲然後可以承先啟  
後故當謹守聖賢之大訓三曰恪守祖宗成法予家自  
祖宗來世少顯達專以耕讀傳家孝弟力田爲本至九  
世竹圃公始延名儒以朱子之學教子由是世守其教

雖尙文學而總以古聖人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勤儉和  
厚爲大宗此予族所當人人遵行世世恪共者也故詳  
列其目而以經傳之言發明之四曰敬明服制典禮聖  
人制禮所以辨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而九族  
三黨服制尤重於禮經歷代雖有損益因革之不同而  
大綱皆所以明尊尊親親之義重三綱五倫之道卽  
朝廷刑律出入亦以服制爲兢兢是以朱子家禮及我  
朝律例皆列九族三黨諸圖今慮觀者未能明曉因  
以古禮今制詳列於此俾我族人咸知守禮遵制敦親  
親之誼免刑辱之慘以全天性之仁也五曰申明家政  
條約論語曰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能爲

政於家而後能爲政於國吾族舊譜首列家政八條切實淺近士農皆可遵行今仍列於世範之中俾族人申明而共守之六曰法守前人懿行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念者謂不可有一念之或忘也是以周公作無逸與爾風七月之章文王大明思齊諸什以訓成王無非述祖德焉不獨陶謝諸詩爲然也吾族少達者而名德徽行往往見於志乘及海內諸名人集因節錄於此俾族人知所法守焉如能擴而充之則尤祖宗之所厚望者矣爰輯世範一卷

三世表 世表者明世系也吾族譜始用系傳之體自儀衛先生始從姚惜抱先生譜例用史家世表之法其

言曰歐蘇譜法大抵就今日所確而可知者斷以爲譜推其本同著爲大宗合其近屬聯爲小宗又曰姚譜之法則各異其房支使其九族近屬聯以相從慮不幸而有流離遷徙子孫便於挾攜故爲之小字十行本以易夫方尺之鉅冊焉予考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鄭氏註大傳曰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繼別爲宗謂別子之世適也以吾譜論之遷桐始祖則禮之所謂別子爲祖者也其二世分支以下則所謂繼別爲宗者也禮有大宗有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吾族二世分支宣公爲老長房當爲合族之大宗憲公當爲老二房之宗安公當爲老三房之

宗老二房之下至四世又分爲二支則二世憲公三世琇公又當爲老二房之祖其四世歷山公當爲分支中一房之宗四世半山公當爲分支中二中三中四中五四房之宗四世半山公至五世又分爲四支是半山公又當爲中二中三中四中五四房之祖其五世守溪公當爲中二房之宗泉溪公當爲中三房之宗左溪公當爲中四房之宗小溪公當爲中五房之宗是在當時皆所謂五世則遷之宗而其後各房子孫蕃衍亦可爲百世不遷之宗矣舊譜世表皆小字雙行今於別子爲祖繼別爲宗者各房世表皆用大字以別之取春秋大書特書之意以提綱而挈領也如木之有本水之有原本

原巨而支流細不亦宜乎舊譜一世祖二世祖世系惟載在老長房卷首而老二房老三房分支卷首但自三世祖敘起中一房與中二房中三房中四房中五房公共之三世祖世系惟載在中一房卷首其中二房中三房中四房中五房之公共四世祖與各房分支之五世祖皆非中一房之嫡祖乃世系亦惟載在中一房卷首而各房俱從六世祖敘起反無五世以上之嫡祖焉有事檢閱實覺難明今按一世祖是合族公共之祖應列於譜首惟老長房卷內宜詳二三各房亦應自始祖敘起庶各知其所本但文可稍從略耳二世兄弟分支自應俱列於始祖之下子從父也惟各房卷首亦應詳敘

其本房之二世祖俾各知其所本他從畧焉三世以下類然矣故今次重修世表各房俱從一世敘起公共之祖載在長房卷首者應詳載在各房卷首者文稍從畧其分支之祖則各房應各詳其本支之祖而他則但載其兄弟之行次餘不必詳焉以有其本支詳之也於是合之爲一族之譜可知敬宗收族之道分之則爲各房之譜可知本末親疏之宜無事檢閱固覺縷析而條分有事考核亦無庸旁搜而遠討將來子姓蕃庶而房分卷帙究屬無多變亂遷移挾攜亦易洵可大可久之規也且各房譜首皆自一世敘起仍不越推其本同合其近屬之意否則異日族大支繁譜牒重鉅雖小字十

行本慮仍難於挾攜惟各房皆畧敘一世以下世系則可合而時亦可分可分而終於可合冊輕固易於挾攜而有本則不至於遺佚仍是姚譜之法特變而通之以盡利化而裁之以從宜焉耳爰爲老長房世表四卷老二房中分五支世表十六卷老三房世表一卷共世表二十一卷

四家傳

家傳者昭先德也禮曰先祖無美而稱之是

誣也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昔正學先

生云有君子而無祿位族雖衰盛也祿位先榮而君子

無聞焉族雖盛猶衰也今世爲子孫者但知爭祖宗遺

產而不知表彰先德豈不與籍談數典忘祖同譏哉吾

族自始祖遷桐食舊服疇世承清德昔謝靈運有述祖德之詩陸士衡有誦先人之句今竊比於是焉刪繁就簡去文存質爰述先德一卷母儀一卷

五文契 誌文契者絕訟端也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書契者治世之要也周禮小宰之職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有版圖傅別書契質劑之文鄭氏註曰傅別質劑皆今之券書也是以先儒論治皆有明契券之言祠墓者祖宗神靈之所憑依體魄之所藏也祭田者享祀烝嘗之所出爲人子孫可不謹守之乎舊譜中所載記議契約今悉仍其舊俾世世有所考其新增者亦附於篇先墓圖乃昔道光己亥修譜時先朝議鶴棲公所親跋涉而繪成者今仍摹而刊之留示族裔焉

集餘編三

十

族譜書後

吾族相傳明初自婺源遷桐其在婺源之祖世遠不可考而知矣今所傳墓碑族譜第知自遷桐始祖以來至宗誠十三世下至十七世焉耳考明世譜牒遭獻賊之亂盡失幸中四房八世族祖吉生公曾收藏殘牒請隱士楊植爲之序復幸中二房九世族祖子榮公有抱殘守闕之功老長房十世族祖介祺公承其祖母何太君之命復加搜討捐資付梓由是族中始人人有譜三公之功也惟自明初迄 國朝康熙己巳逾三百年意何

以止歷八九世其中世次恐有遺佚者矣而文獻無徵徒深浩歎未可以臆斷也今幸尚有存者則惟據其可知者而譜之是以嘉慶丁巳道光己亥皆以吉生子榮介祺三公所修譜爲底本儀衛公但改譜例歸於古法而已而闕文終不敢臆補蓋其慎也自康熙戊戌至嘉慶丁巳越八十餘年相去太遠中間又恐不免有遺失自嘉慶丁巳至道光己亥四十餘年自道光己亥至今光緒癸未又四十餘年幸相越尙未甚久然自咸豐癸丑至庚申遭世亂離死亡遷徙不可知者已往往有之設今不修久之不又將無所稽乎今予捐資纂修校刊既成爰據舊譜記歷次重修之年月纂輯之名目俾後世有所考焉古以三十年爲一世族譜之修至遠不可踰四十年慎無久曠以墜前人之遺緒也光緒九年歲次癸未夏六月旣望十三世孫宗誠謹識

校刊漢學商兌敘

代

昔孔子論學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子卓爾之後喟然而嘆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嗣後曾子傳大學其要在於格致誠正子思作中庸其旨歸於明善誠身孟子願學孔子者也其論學之旨曰知言養氣曰盡心知性存心養性又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發明孔子之言至詳切矣眞所謂同條共貫者歟後世記誦詞章之學偏

於博而不約其所博者亦非孔子之所謂博也虛無寂滅之教偏於約而弗博其所約者亦非孔子之所謂約也子思子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夫孔子之博文道問學之事也孔子之約禮尊德性之事也博文乃所以約禮約禮必本於博文尊德性必本於道問學道問學乃所以尊德性偏於一端而昧其全體必將墮於蔽陷離窮而不自知其又何能弗畔也哉朱子紹周程之傳以明孔孟之道其言曰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無偏無倚與聖人之旨若合符節維時陸子以易簡爲教而詆朱子爲支離遂開明儒心學之宗其說近似約禮而實非孔子之約也明季儒者矯心

集餘編三

三

學空談性命荒經蔑古之弊而馳騫博雅遂至穿鑿傅會支離瑣屑逐末忘本以開漢學之宗其說又近似博文而實非孔子之博也自三宗各逞所偏而程朱之學晦程朱之學晦而孔孟之正道以亡孔孟之正道亡則有志於學者歧途雜出遂茫昧而無從入矣永城劉虞卿先生著理學宗傳辨正一書以明辨陸王心學之非桐城方植之先生著漢學商兌一書以明辨近世宗主漢學之失二書弗串羣言折衷至是皆經霍山吳竹如先生校訂真閑道之書也予不敏曾校刊二程遺書朱子全集年譜下逮元許魯齋明胡敬齋二先生之書以明正學之所宗復刊吳竹如先生校訂理學宗傳辨正

以端學者之趨向今讀植之先生漢學商兌復重刊之與理學宗傳辨正可以相輔而行夫心學謂心卽理以朱子格物窮理爲支離其流遂至於信心漢學復以朱子爲空疏而以言心性言理爲厲禁其流遂至於駁雜兩者各有所偏而適以形朱子爲道中庸之正軌歧途不塞正道其何以著也是書原本四卷始刊於粵東後復自補刊誤一卷行世久矣自是書行而誣謗朱子之風以熄亂後版本久燬先生從弟存之宗誠據刊誤本刪補原書仍爲四卷盱眙吳勤惠公重刊於蜀中其後華雨樓復刊於四明仍粵原本而遺刊誤非全書也今仍遵用吳刊全本云光緒甲申閏五月

集餘編三

三

校刊何文貞公遺書敘

道至孔子而大明周末秦漢之際復爲異端諸子之說所淆亂漢惟董子得其醕唐惟韓子得其正宋至周張二程四子者出俱稟中行之資剛健之性而益之以純粹以精之學因得不傳之道脈於遺經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著之爲文章朱子生其後集羣儒之大成本孔子下學上達之訓深造自得益充實而有光輝其傳注諸經俱粹然一出於正由是孔子所傳二帝三王明德新民之學又復大明於世矣朱子旣沒黃勉齋眞西山衍其傳元許魯齋明薛敬軒胡敬齋及於我朝之張楊園陸稼書諸先儒續其緒俱能篤守其正而不失程

朱論學之宗其行已立身或出或處事君臨民著書垂教咸能擇善固執真知力踐於孔孟之道而不爲異說之所遷移是皆所謂言可世爲天下法行可世爲天下則者也嘉道閒海內重熙累洽文教昌明而闇然爲爲己之學兢兢焉謹守程朱之正軌體之於心修之於身用則著之爲事功變則見之於節義窮則發之於著述踐之於內行純一不雜有守先待後之功者聞見所及約有數人長白倭文端公霍山吳竹如先生官京師時與師宗何文貞公湘鄉曾文正公羅平竇蘭泉侍御日從善化唐恪愼公講道問業不逐時趨其時在下位者則有湘鄉羅羅山先生桐城方植之先生永城劉虞卿

先生俱無所師承而砥節礪行爲窮理精義之學厥後諸公學成德尊倭公則完養深醞近於薛文清吳公則誠明兩進近於陸清獻羅方劉三先生閑道距諛其正大精純幾於韓子之辨佛老朱子之辨雜學是皆大有功於道教者也曾公旣用其學撥亂反治以勳德顯竇公秉正嫉邪以直言著獨何文貞公高志卓識實體躬行毅然有堯舜君民之心嘗補輯朱子大學講義進呈又手錄眞西山太學衍義恭呈黼座其他奏議無一不以君德人才爲心惜乎年未強仕而遽賫志殉節不獲盡施其所學於世著述亦散軼不全然固已無愧于古之純儒純臣也已六安涂朗軒制軍曩嘗從倭吳諸公

游篤好正學之書既刻程子朱子許文正胡文敬全集  
嘉惠士林復校刊倭文端公遺書吳公拙修集劉先生  
理學宗傳辨正羅公姚江學辨方先生漢學商兌今復  
訪得何文貞公遺書屬宗誠編次急爲刊行夫文貞此  
書乃其篤志程朱之學欲以道致君澤民而未盡者也  
涂公之刻此書與前所刻諸公之書非徒篤師友之誼  
而欲顯微闡幽也誠以其皆聖賢之道正脈所關故樂  
爲傳之使學術不致爲異說所迷誤而明德新民之學  
常昭于世也讀者當有以默識於心云光緒十年孟冬  
月

開縣李尙書政書敘

集錄編三

五

右開縣李尙書政書二卷光緒十年公薨其門生某某  
取諸文集節錄爲一編公子本方郵寄予以乞誌銘者  
也予因用于清端公政書之例稍變通之以爲此書公  
爲人闇然實行不事文藻咸豐初予客開封聞公治尙  
慈恕操行貞介拔俗事繼母摯孝純誠時公官安徽已  
告假歸養矣予因爲嚴涓春中丞草薦賢疏起公於家  
公恬退不欲出次年公避亂至荊州嚴公改撫湖北邀  
致幕中與予同居遊者一年公悃悃無華性行靜謐處  
仕宦喧赫之中翛然如出諸塵表然與論世事是非邪  
正較然不能欺利害情弊必推其所由生而究其所終  
極雖恭默寡言不事表暴而臨事慎重觸理洞然信乎

其爲通達政事有守有爲之君子也未幾曾文正公檄  
調返安徽從之江甯由是洊至大用終繼文正公兩江  
之任公設弛張弛一守文正公之舊有因時變革者亦  
潛移默運不事鋪張至憂深慮遠見幾防微外至邊防  
內及朝政時蹙然見於其容侃侃爲政府言之而不但  
爲一時之計一人一方之謀也嗟乎清端公仕當承平  
之秋而公處艱難之會文正公當撥亂反正之仕而公  
處冲主在位之時眾皆謂亂賊既平已治已安矣然事  
幾皆隱伏於其中有潛滋暗長而不覺者公獨見之明  
憂之深言之不禁其痛切也公之志雖未竟而公之忠  
亦可謂自靖者矣予旣負沈疴不獲爲公誌銘遂告公

集餘編三

六

子以宮保彭公所爲神道碑文列於此書之首天下後  
世讀公政書並彭公之文已可以知公治行之足法矣  
夫光緒十一年四月桐城方宗誠謹識

勵學室詩存敘

昔予官直隸震澤莊君子封客安徽以其所爲詩文貽  
予致願交之意予與君初不相識誦其詩知爲溫雅君  
子也又讀其所校刊父兄戚友諸詩益知其倫理之篤  
性情之摯光緒六年冬予謝官歸寓安慶君居中丞幕  
府始訂交予不工詩寡交游日閉戶誦習經史君至始  
開徑一談互以文字相觀摩君則喜友朋多談讌唱和  
之樂七年秋以所編勵學室詩存見示蓋朋儕聚游酬

唱之所作也且多紀載忠義節烈之詞而屬予爲之序  
夫詩之爲教大矣而其最足以動天地感鬼神者尤在  
於厚人倫觀東山破斧桑扈鴛鴦魚藻采芣行葦旣醉  
諸詩雖上下之交天地縣絕而互相酬答略勢分聯情  
誼直如家人父子之親想其時朋友之交其信義切偲  
鶴鳴子和更可知也曩者安慶初復曾文正公駐節於  
茲公知人善任又親賢禮士以作人爲心文武賓僚俱  
一時賢傑罔不習公之教以成風尙海內名儒高才碩  
學詩人文士俱以公爲依歸而在下者亦各自有其儕  
以道藝相切劘文正公嘗笑謂皖爲君子國也維時上  
下之際幾有泰交之象正風正雅之遺朋游聚處之樂

集餘編三

七

號爲天下極盛其移節金陵直隸也亦然然公所居成  
聚公去則人士漸希今公薨十餘年及予之歸而前時  
交游諸君子散亡略盡矣流風餘韻其尙復有振起者  
乎乃觀君朋儕聚游之樂談讌唱酬之什獨不減昔時  
諷誦再三殊足慨慕惜予學殖荒落不獲追隨其閒讀  
其詩而序之倘亦予之幸也已光緒七年

石鐘山志敘

石鐘山之名始見水經酈道元之註李渤之記雖不同  
然皆謂以聲得名蘇子瞻親游其地謂有大石空中多  
竅與風水相吞吐有噌吰坎鏗鏘之聲是亦謂茲山  
之名以聲傳也其曰事不自見耳聞而臆斷之不可予

每讀其語未嘗不歎其義蘊之深以爲必得茲山之名實矣同治元年春予客武昌謁曾文正公於安慶旋反公命舟師送予迂道泊石鐘山下登坡仙樓以四望江山之勝時兵甲初洗樓閣重新波濤不驚極目千里至足樂也方粵賊破武昌下金陵復上攻江西重陷武昌安慶而石鐘當鄱湖之咽喉賊環礮駐其中屯聚軍火糧餉以爲上下攻戰之用我兵久爭不得下外江內湖隔塞而不通文正以今宮保彭公統舟師血戰八年殉士卒數千始得此關而後直擣安慶圍金陵肅清巨寇綏定東南土宇是石鐘一山非徒足爲游覽之名區實兩湖三江扼塞之要害也彭公旣殲賊建亭閣其上復

請曾公疏建水師昭忠祠於山之中又立法度分舟師駐湖口永爲重鎮俾外江內湖姦宄不容洵經國之遠謀衛民之長計也彭公嘗言予駐師山下久水涸時環觀上下兩鐘巖皆有洞可容千百人下鐘巖之內如大廈層累而上計數重內有小阜躡危境可攀以登見摩崖摩窩書丹房二字又有詩作仙人誕語石罅漏天光中多鐘乳蝙蝠大者翅紅如團扇最高處隱隱聞山頂考鐘聲乃知茲山以形名非以聲言也文正公亦嘗入觀之嘗記曰石鐘山者山中空形如鐘東坡所記非事實由是知天下事理不可勝窮雖目見耳聞而非有真知灼見豁胸不仍難免於臆斷乎光緒七年秋彭公召

游匡廬往來大孤小孤之閒住茲山旬有八日益得盡  
覽其勝日登慈蔭閣望五老峯如在苑囿益陽丁燕山  
提軍既從二公成戡亂之功復作鎮於此十餘年增修  
重樓傑閣剷石浚池蒔花種樹又於鎮署後作舸亭介  
上下石鐘之閒相爲掩映蓋慕羊叔子輕裘緩帶之風  
繼又考古證今輯石鐘山志十六卷屬予爲序予讀之  
几茲山之勝境名流載於史傳詩文者搜羅詳盡美矣  
備矣而其正石鐘之名實具興復之本末足以訂前賢  
之失而資後世守禦之備者所繫爲至大而且遠也爰  
掇其要以識於篇末云光緒八年桐城方宗誠撰於漢  
陽晴川閣祥雲輪舟

集餘編三

求可堂遺書敘代

九

人心秉彝好德之良君上佑賢輔德之政與天地福善  
禍淫之理常默相感通此所以上下交而爲泰也苟人  
君之好惡賞罰不當於天心則天地之氣亦往往爲其  
所亂而不得勝歷覽前世昏濁之朝惡直醜正忠臣循  
吏沈冤而不伸而天亦常若助其凶虐是豈真氣數使  
然哉昏亂之君所爲勦絕天命剝喪元良故天亦若無  
如之何也天子與天同體苟好善惡惡之心協乎天地  
則天地福善禍淫之理亦自潛爲感應而與國運相維  
持往者康熙時兩江總督噶禮嫉湘潭陳公賢疏劾下  
獄又與儀封張公互訐張公解位聽質仁皇帝

知其賢命星使三反之時噶禮氣勢誼赫雖以遂甯張文端之賢猶不能無唯阿故張公卒不得直

仁

皇帝特詔責羣臣曰張伯行天下清官第一朕所深知何不為百姓保全清官哉立反其獄復命巡撫江蘇而噶禮拿問後因事置大辟當陳公下獄時迎噶禮意者欲斃之獄中

仁皇帝令使者過江甯往視之呼

曰須還我活陳鵬年也由是陳公得不死予每讀二公事至此深歎我

聖祖仁皇帝至仁如天至知如

神雖堯舜不能過也今讀求可堂遺書又知其時有永定廖瀛海先生為吳縣令以仁明廉正為張陳二公所

集餘編三

三

固足見當時輿論不沒三代直道之心而我

聖

祖仁皇帝整飭紀綱培養人才實足貽萬世無疆之休也張陳二公既生為名臣沒祀名宦張公復得從祀

孔子廟庭而瀛海先生循政既昭著於當時子孫科第名賢世繩祖武今其來孫穀士兄弟復說禮敦詩由翰

林躋顯仕志希前賢書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要莫非我

聖祖仁皇帝德與天合天心之所好者亦好

之天心之所惡者亦惡之故天地之心始終與

聖祖之心感應而無閒也穀士以先生遺書相示謹為發抒天人相通之理如此至先生孝友忠信臨民之清

勤折獄之明慎足為世法遺書具在不復論云

希賢錄敘代

光緒七年予奉命巡閱水師至九江謁先賢周子墓先是咸豐五年湘鄉羅忠節李忠武購甓石重修至是予見其未備也復令湖口鎮總兵益陽丁義方庀材督工經營修整用期久遠既成屬予記之予維周子之學德行精純體用具備上繼文周孔孟下啟二程張朱宋賜謚曰元義深遠也其所著太極圖說通書與易繫辭大學中庸之旨如合符節經朱子註釋之後明時取以冠性理大全我聖祖仁皇帝命儒臣纂修性理精義復取以弁篇端循明制頒之學官著爲令典與六經四子書並垂天壤其言行出處進退幾於時措從宜

集餘編三

三

近於君子依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宋史創立道學傳而以先生爲首稱朱子濂溪先生事實所載特詳宋史卽據以立傳其賜謚有禮臣之議其從祀有理宗之詔其墓則有潘興嗣爲之誌銘其重修墓則有羅忠節公爲之記皆能發明先生體用實學予無以益也夫尙友古人者不徒在過墓生哀過廟生敬尤當奉其德行政事學術以爲師法焉旣撰重修墓記以識顛末復取宋史道學傳朱子所撰事實以及賜謚議從祀詔墓誌銘修墓記並繪墓圖彙爲一編俾仰止先生者考其言行知其窮理盡性至命之學實能存諸心備諸身發之於事君行政濟人澤物之閒故可爲百世師而非徒託

空言比也用以自勵希賢之志且以勵同志云

昔友箴言敘

吳縣袁敬孫常熟王敬安嘗爲言其友昭文潘允升之爲學也年少有高識踴躍獨行爲文超異乎恒流而有鄙夷不屑之志好窮經讀儒先之書期實踐躬行不苟隨流俗動履必依於禮交接必以其道雖人非毀之不計也與朋友處直諒切磋無唯阿家貧守志節不爲動雖不知者謂之以爲怪迂然久之無不心折事親誠孝能喻之於道其父母素耽佛學久皆深悟而棄之不復爲也以故兩君時樂與之共學允升沒思慕之不能忘又聞桐城阮生仲勉馬生通伯姚生仲實咸爲予言鄉

集餘編三

三

試時嘗訪允升於金陵沈毅敦篤雖甚病而無惰容卽初交而切劘如久故聽其言堅卓令人興發充其闡然務實之心使天假以年終成其學不可爲光輝發越之君子與嗚呼天生材之難生材而尙志好古爲篤實爲已之學尤難以予所交桐城劉岱卿浦江費崇朱皆敦實學而早天不獲遂其所志今聞允升亦然噫是豈一人之不幸哉光緒甲申予友宗君思柔以所爲文示予雄峻奇崛足發其胸中不平之氣然言皆有物不爲浮靡之詞又嘗纂昔友箴言皆所錄允升相與論學之語予讀之益知允升志識之超卓議論之精實信乎異於今世之士而宗君於其平日旣相觀而善今墓草已宿

而猶手錄其書時時展玩如相對語允升生平狂簡之  
氣象懇直之言詞他人於其生前或畏忌之而不願見  
聞者君獨時縣諸心目而不忍一日離易曰同心之言  
其臭如蘭是真所爲神交心契者與允升卒時年甫三  
十一無兄弟之親惟二女弟能藏其書爲手錄其遺稿  
袁君王君皆欲爲編次以傳於世今復觀宗君是書朋  
友之義誠可風範百世而允升之學行有能令人沒世  
不忘者其爲人亦可想見之云光緒十一年六月

黃嶽生明經遺集敘

昔孔子四教首列文而次以行至其以身作則則又抑  
文而專尙躬行君子夫文與行豈有二哉文而必實之

集餘編三

三

於行行而後著之於文斯謂之躬行君子焉耳又曰善  
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所謂有恒恒於  
爲善也記曰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倘卽孔子重躬  
行之意耶六安黃嶽生明經稟性篤厚學尙躬行居鄉  
里宗族敦周禮之六德六行倫紀之間肫然惻然委曲  
周至必求毫髮無所憾今觀其遺文二卷以善自淑卽  
以善淑人居窮處亂抱獨善之操懷兼善之量化行一  
家漸及於閭里州邑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仁以爲  
己任死而後已若明經者其亦可謂躬行善之君子者  
與顧予讀太史公司馬子長之言曰言不雅馴縉紳先  
生難言之此言撰著之體然也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

遠大易論立言之道曰言有物又曰言有序孔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浮華巧飾以爲文不可也樸質而未能雅馴亦豈立言之善則哉明經行過於文集中心記事記人詳贍曲盡而一片愛人利物濟世之心委婉純摯成人之美樂道人之善誠可師法惟質勝於文又以僻處鄉閭見聞稍隘未能深澤於古盡歸雅馴今明經之子禮耕介涂朗軒制軍屬予爲刪節存之後之讀者重明經之行卽重明經之文而讀明經之文益足知明經之行文與行合而一之古所稱布帛菽粟之文璞玉渾金之品明經其庶幾無愧也夫光緒乙酉五月

周氏清芬集敘

集餘編三

三

桐城山川雄傑盤迴深厚甲於江南北磅礴鬱積既久遂發而爲人文自唐宋已然矣唐曹松著於全唐詩錄宋李公麟見於宋史文苑傳迨明至國朝人文尤推極盛康熙間何芥須輯有龍眠古文潘蜀藻輯有龍眠風雅皆纂集一邑之詩文也道光間徐樛亭戴存莊復賡續以廣之曰桐舊集曰桐城文錄而世家巨族又多裒錄一族之著述以存文獻焉如方氏之有方氏詩輯馬氏之有馬氏詩鈔烏呼盛哉是皆一邑鍾毓之秀非徒爲一族之光顯也今觀周君琴風及其族人所輯鶴石清芬集不與方氏馬氏同爲孝子仁人之用心也哉且桐之先輩非徒以詩文著也其仕者類多以經濟氣

節忠義顯其處者亦多以通經學古著述文章篤行孝友顯史傳志乘代不絕書周氏自農父先生以明季諸生憂心國事研求實用不顯於時遭國變隱居土室以終名高天下不求仕進其志行可與古之義士比倫也筆峯先生生康熙朝以名進士爲邑宰不貪利祿耽心經學沈潛性理尤好朱子之書兼研究左國之文凡異教之言浮華之文不以寓曰其所著書風行海內可以師表一世是二先生者固非周氏一族所得私也其餘諸先生亦皆學有乘法行誼可稱其詩文多不失先正矩矱琴風諸君輯以示族姓其用意不亦善乎凡人之情於古人言行雖慕之而猶不甚親見先世手蹟之所

集餘編三

三

貽畱則不禁歔歔而欲涕里黨才俊之士於古昔聖賢經術文章雖敬愛之猶退讓而不敢抗志尙友見鄉前輩遺書則不禁慨焉思慕奮然而興起何者其地近其人親故其心易感激而動也琴風是輯吾知周氏人才其自此日盛也乎吾邑人文其因是復盛也乎琴風與其族人屬予敘其書因讀其書而揚摧其義焉或亦農父筆峯諸先生之心所深契也光緒十二年五月

柏堂集餘編卷第四

書後

書拙修集續編答問後

右竹如先生答問一卷石埭楊仲乾明經所輯錄也先生生平不立講學名惟務窮理精義躬行心得遇友朋後進質疑問難則必切偲明辨不少和同仲乾初爲李二曲之學好善力行自以爲有所得矣年六十餘見先生乃折節讀程朱書時先生年七十五寓金陵仲乾特移就居朝夕相從問難先生嘗與宗誠書稱其篤行好學省察嚴徙義勇專心讀近思錄再三玩味始記所疑俾予反復論難以暢其旨此卷所答近思錄問是也往

集餘編四

一

者宗誠編先生拙修集先生與仲乾重訂時亦多所問答仲乾取先生手劄輯而錄之今觀其書仲乾問學之勤窮理之細先生析理之精擇善之密虛衷審是心氣和平無毫髮固必之見而皆本其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言是誠足爲後學所效法也涂朗軒制軍任蘇松太倉兵備道時旣刊行拙修集十卷今宗誠於仲乾讀書記中得見先生答問一編多聖學之微言仲乾所疑亦天下後世學者所共疑而莫解者也得先生言昭然如發蒙矣因編附拙修集後以補遺云光緒八年冬桐城方宗誠謹識

書拙修集續編詩後

右竹如先生詩一卷咸豐己未宗誠授經山東藩署時  
命長子培濬所手錄者先生幼從桐城陳滋鳧先生游  
陳先生名家勉工於詩爲劉海峯先生弟子有策心子  
詩集行世故先生自少亦喜爲詩及後篤志程朱之學  
又日盡心政事遂不復多作然性情沖淡氣象從容溫  
厚天真之趣閒亦流露於楮墨閒則真詩人之詞旨也  
先生老年深嗜吾師植之先生昭昧詹言令仲子應焯  
手錄正副二本嘗嘆謂自昔論詩未有如其精深雅正  
洞澈本原者時編摩而諷味之由是不欲存其舊作其  
後自訂拙修集時以爲無關心得手自刪去先生之虛  
心不自足如此蓋深於詩者也望江倪豹岑中丞嘗於

集餘編四

二

大梁得他鈔本一冊愛其詞合風雅亟爲刊行今朗軒  
制軍自武昌謝病歸寓居安慶屬予復取舊藏本與倪  
刻互相校訂審求至是因爲續編於拙修集之後云光  
緒九年九月桐城方宗誠謹識

予校竹如先生詩集成而識其顛末朗軒制軍又爲予  
言先生自訂拙修集時興國萬清軒謂弟喪不宜有哭  
弟詩請節去之先生曰卽全刪之可也以故刻前編時  
無詩予謂此見清軒守禮之正然聖人論哀樂必主於  
致中和居喪而爲他詩文是忘哀忘哀非禮也若弟死  
而哭之以詩是哀之至而以詩抒其哀俾其小弱情事  
常在心目逾久而不忘與爲他詩文不同且使哀得有

所發舒亦可以無至於傷之過是哀之中節者也庸何  
害乎先生不欲明辨而全去之洵足見先生心之虛而  
動容周旋中禮亦於斯而可以想像之矣因復記於詩  
卷後云宗誠再識

重校志學錄跋尾

此予自少讀書至五十以外逐日所記光緒三年在棗  
強編次之以爲是錄也大致仿近思錄之序惟近思錄  
當學絕道晦異端盛行之時以明道爲心故首列道體  
以立之極予生聖道大明之世故以立志爲學爲第一  
義非敢云教人特以自勉耳孔子論語大學皆以學爲  
始基則立志爲學不宜首重與存心謹言慎行處境學

集錄編四

三

之實際故次之居敬致知讀書窮理則知之事也知何  
以後於行也論語弟子一章固以行爲先也以存心謹  
言慎行爲質而後加以居敬致知之功則居敬乃不墮  
於虛致知乃不涉於泛由是而存養省察克治反身體  
察正倫理篤恩誼則誠正修齊之事也正倫理篤恩誼  
何以不及君臣一倫則以治體治法次其後也治體治  
法固君與臣所當盡之倫理也又以修齊而後及於治  
平大學之序也終以從祀賢儒卽近思錄觀聖賢之意  
何以無辨異端一門果能立志爲學俱以實際爲歸自  
不陷於異端矣是錄多浮光掠影無躬行心得之實然  
於聖學庶乎其無差謬也夫至八年以後又有續志學

錄三卷因卽以綴於是編光緒十一年宗誠重校時年六十有八

重校俟命錄跋尾

是書乃咸豐三年後避亂五載每邁一次賊禍因以胸次所蓄者私記一卷以貽後人大抵每卷首記世所以致亂之由中籌撥亂之道後記處亂之策卷末引古人之言則所以策勵自守之道也凡卷皆有論學之語而卷八卷九二冊則與朋友論學諸生講經所得亂中無事因而記之以共明聖賢之正脈焉自始亂起以至於出游山東止都爲十卷其後論學則筆之經說中經世之心則見於文集奏議書劄稟牘之中矣昔讀孟子七

集錄編四

四

篇首多論治道論古事蓋始欲出而濟世之言也未方論性論學純粹似孔子論語則成德之書矣是錄前六卷避亂山中末引孫徵君魏叔子事以自砥礪七卷官軍克復未成末引昌黎精衛銜石詩所以自矢也八卷山中無事一意研學末引楊園先生語以自廣九卷末引詩亦同此意十卷官軍又收復未成予亦將出游矣末引望溪之言以自明著此書之心雖是十卷之末實卽全編之書後耳光緒十一年宗誠重校時年六十有

八

書晦菴詩文鈔校本後

常熟王敬安慶長承其先公寶之先生學宗尙朱子兼

習爲古文辭一日以家藏明吳文恪公訥所輯晦菴詩文鈔示予益成化重刊本寶之先生嘗取宣德原刊本明刊大全集宋刊浙本用硃筆三校之敬安以手澤所存裝池成帙勘定精審丹鉛爛然洵希世之珍傳家之寶也古之稱達孝者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實之先生之校是本非徒愛朱子之文也蓋好其學焉朱子之學本於韋齋韋齋之學淵源伊洛朱子承其緒復溯源於堯舜禹湯文周孔孟而近得統於周張二程德性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凡異端曲學支離駁雜之說皆析之極其精而守之極其正著爲文章發爲事業者罔不篤實而有光輝道統之傳韋齋啟

其端朱子盡其蘊真可謂集羣儒之大成而足稱繼志述事之達孝也敬安好朱子書當由此本而擴充之自堯舜孔孟之正經正傳以及歷代諸大儒之言行皆目浸淫於其中蘊爲德行爲事業以期不墜寶之先生之學亦如朱子之能承韋齋者斯卽謙讓未遑不敢自居達孝之列抑亦可謂世德作求者矣朱子之德業實應王白田先生懋茲所撰年譜最詳且精而所輯朱子論學切要語一冊尤足以爲學的是又學朱子之學者不可不考也夫

京師會文冊跋

同治九年秋予至京師居黃子壽太史興勝寺寓舍時

沈叔眉軍機廖穀士李虎峰曾麓民中翰皆年少篤志於學立節概尙操行不苟隨流俗聞予至皆禮下焉爲予書此冊所以輔仁也逾數年聞子壽言虎峰卒又逾數年聞王生敬安言麓民於去歲亡因及其友潘允升有高志卓行而惜其短命而死天生才之難往往不得其壽旣生之又奪之弗使大有所成就亦獨何歟孟子曰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論語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君子所以貴惜陰而務時敏也光緒八年夏宗誠識

滬上觀摩冊跋

同治戊午冬予爲應敏齋觀察校上海志寓也是園亭臺泉石極勝所謂蕊珠書院也時上海三書院興化劉

集餘編四

六

融齋中允主講龍門嘉善鍾子勤孝廉主講敬業融齋性篤行恭恪守宋儒之學子勤好穀梁春秋作疏以明范氏之說其人則溫恭守禮近兩漢儒者友人沅陵吳桐雲觀察別七年矣適自閩將歸沅州邂逅於此桐雲好古文尤喜研究易書一經三人者時相過從互以所業質疑而龍門書院好學之士亦多喜從予游講論甚樂也將別各書此冊以慰離思嗣後予官直隸與桐雲復會於天津未幾桐雲卒子勤繼之及予謝病歸將復訪融齋而融齋復病卒矣思故人而不得見展此冊爲之悵然光緒壬午夏四月宗誠識

馬雨農學士書孝經跋

同治二年予依曾文正公於安慶三年金陵復公移節  
江甯時大理馬雨農學士居母憂公留之主講安徽敬  
敷書院遂邀予結鄰於小南門日夕相與論學甚得也  
學士天性摯孝每念母哀泣動人令其子從予游予亦  
令次子執經侍學士講席四年爲予書孝經一卷時大  
理陷回逆學士不得歸葬其母遂權厝於大龍山之西  
築室其旁時往哭奠依依不忍去嘗延予與香山何封  
公曰愈石埭楊明經德亨往相墓孝思綿邈可念也五  
年學士至京六年主廣東鄉試復來安慶省母墓予以  
事之上海不獲見九年始復見之於京師十年以閣學  
主福建鄉試遂視學江蘇未幾而病卒矣公妻子皆先  
卒塋葬母側至是其嗣子以遺命亦權厝公公墓之旁  
公爲人重厚溫恭篤於內行始奉命視學安徽至卽丁  
艱未獲成其孝養之志旣又埋骨異地不得遂其反葬  
之忱雖生事愛敬死事哀感而揆之孝子之心終有遺  
憾焉嗚呼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光緒壬午余月宗誠識  
於安慶寓舍

廣川朋來冊跋

予生平講明心性之師友在里則方魯生在外則吳竹  
如先生而在江南直隸則依曾文正公爲最久及官棗  
強魯生已前沒吳曾二公亦先後棄世不獲再親德教  
時用黯然曩張生念祖王君問山張君菊坪過訪棗強

時屬爲書吳曾三公詩魯生遺書數則簿書之暇一諷  
誦之猶恍惚坐春風也黃君子壽亦予心性交二十餘  
年嘗延之棗強不得至故屬書其文寄以示予今又十  
年予假歸而四君宦迹分馳相去復千里矣講論之樂  
亦豈可再得耶光緒八年夏宗誠識於安慶

書孫氏族譜後

曩予校刊陳松田先生遺文見其孫陳二君進學說曰  
予友孫子舫山陳子玉田實用力於學道人也又曰異  
學昌熾正學不明當今之世能守道而化物者舍二君  
吾誰與歸竊心嚮往其學而恨不知二先生爲何許人  
後予編次孫麻山先生遺文檢邑乘考之第稱華農子

集餘編四

八

而無名及遍攷諸前輩書始知其名學顏字用克一字  
爾堯號周冕所居麻山其室曰華農精舍讀其文知其  
學術謹嚴有秉正疾邪之概義利之幾儒佛朱王之介  
析之極其精辨之極其詳與國初大儒張楊園陸清獻  
二先生文相類因嘆先生學行如此其醇而邑乘不載  
乃作三隱君子傳以表之三隱君子者麻山師友方閑  
阿胡莫齋皆邑志所未載者也然終不知舫山爲何許  
人及今讀孫氏譜麻山世繫表下注曰一字舫山然後  
知舫山卽麻山也譜牒之有關於國聞也如此司馬子  
長十二諸侯年表序所以亦有取于歷譜牒與

劉賡臣墓表書後

清泉劉君賡臣以樸學清德隱居教授既卒其門人羅鳳岡誌其墓徐宗亮表其阡敘文行特詳君長子某以表示予命爲傳予讀之無以益之也然竊因君之爲人師而有感焉我朝沿明制以科舉取士康熙時旣命儒臣纂修七經性理朱子之書博采羣儒之說而欽定之以爲士子研經致用窮理盡性之本而又嘗命儒臣方氏苞精選自明以來四書文以爲應舉士子之法程其文皆取理明詞達清真雅正者爲之宗其人皆取名儒名臣篤行之士通學之流文稍背于經義行不能符于其文雖佳卒置不錄此所謂維皇建極一道德而同風俗也是以其時文學之士莫不根柢經術

而立身具有本末雍乾嘉道以來人才勃興臣節士習吏治官方風俗人心皆有樸厚之氣何者其所學有本也近數十年閒士子皆習爲速化之術不惟羣經諸儒理道之書束之高閣卽欽定之文里塾之師亦罕以教其弟子問之書肆亦無有焉方氏所自爲四書文號爲大家前時家弦戶誦者今皆不知其文甚且能道其名氏者鮮矣嗚呼此學之所以日陋而土風之所以日下也周子曰師道立而後善人多善人多而後朝廷正而天下治師道之失也久矣豈不重可憂哉君爲文必本宋諸儒之說而歸于方氏論文之旨雖屢試不售不悔其與門人子弟言必稱方氏書至老不衰是眞能得

其所宗矣使天下爲師者皆如君之不爲習俗所移而力挽風氣之波流人心世教其有瘳乎光緒八年夏五桐城方宗誠撰

池上題襟小集圖跋

昔聖門侍坐諸賢言志在兵農禮樂者夫子皆相對於無言志在春風沂水咏歌者則喟然而嘆以爲吾與是豈若後世清談高舉之士鄙吏事爲俗情樂游泳爲雅致耶君子或處或出或語或默無非任天而動與時錯行有春風沂水之襟期而後能素位而行其兵農禮樂之實際若槩槩焉以物爲事而無超然樂天之懷又何能循理奉法有悠然自得之趣於職事之內也光緒壬

集餘編四

十

午夏安慶屬邑蛟暴起爲災大府以譚令君仲修賢令權首邑大稜之後綜理煩劇稽災氓勤拯恤修隄防備水患嘗食宿郊垞踰旬彌月不憚勞瘁而政暇則稽古考文喜爲咏歌癸未三月天氣晴和漸有豐年之象集同人於城南賓館池上循修禊故事流連竟日古者學問之道有藏修必有息游以涵泳之文武治世張弛互有其宜所以蠲除煩苛與民休息以養元氣非懈弛也令君仕優則學敬賢好士吟咏風月養民以和吾知其胸中必有所以自得而非厭棄吏事者流也是日游罷君倡爲詩諸君屬而和之閻君爲作圖敷敘其事予幸與勝會之末因識數語於圖後云

周孝子遺事記書後

馬平王拯定甫記周孝子人偉遺事哀其年十七能殺父仇自首竟下獄瘐死謂今律雖無專言復仇事而稱凡殺有罪者得無死矧殺人之曾殺其父而逃大辟者哉有司者不能善行其意姦人殺人而得不死事覺而更得其情又牽於前有司者之絀累不敢反於平此周孝子所以卒死其說當矣惟疑記曰父之仇弗與其戴天而周官乃曰殺人而義者令勿仇又曰凡報仇讐者告於士殺之無罪周官之言疑不可明夫殺人而義爲私言之乎天下無私殺人而義者雖義亦何可私殺人爲官言之乎官殺人未有不義者誰敢仇仇官殺人者

集外編四

十一

亂民也不復辨若報仇讐而得告於士爲士者固當代雪其仇何至令報者之自往殺之此其所疑殆未詳周官立法之本意也夫周官之言皆爲斷獄者言之耳殺人而義者令勿讐如捕盜而盜拒捕捕者不殺盜則必見殺於盜或人有殺人者人見之將撿之殺人者抗拒其勢又將殺人人起而殺之此其勢迫不及告於士然皆殺人而義者也義者謂其人有當殺之罪也或人將殺其父兄已往救之因格鬪殺其人如其情實是亦殺人而義者也何況報仇讐者先告於士不得直因伺便而殺之是尤殺人而義者也在被殺者之家必告於士而士聽之旣得其實情必當明辨其是非曲直之所在

而告之令其家之勿讐也故曰此爲士師聽獄言之也至報仇讐者告於士殺之無罪夫家有父子國有君臣人之大倫也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報仇讐者必告於士此天之經地之義也告於士士聽其曲直而爲之雪其仇殺之無罪此一定之理也其或士不能爲之雪其仇而爲子者伺其便而直殺之或幼穉羸弱遲之數十年而後殺之是殺人而義者也周官固未明言然旣嘗告於士矣則殺之無罪固已明言之矣不告於士而殺之是但知父子之恩而不明君臣之義殺之不得爲無罪也慮開擅殺人之端也所罪者何罪其擅殺也非直以殺人者死論之也何則以有殺人而義之法在也況孝

集錄編四

十一

子之母旣嘗告於士士不能爲之直其獄孝子稍長持弗共戴天之義而殺之而自首於官而乃不爲之稽其前獄之曲直斷罪之當否以定前有司之罪而反令孝子瘐死於獄中是誠有司者昏瞶之罪也而豈周官立法有所失乎吾故備論之以爲有司之斷斯獄者審焉

書高忠憲公年譜後

明高忠憲公與顧端文公同爲東林之傑而忠憲之出處進退守死善道尤無一不合於時義其時時以盡忠君國擔荷世教爲心與端文同而其涵養深醇從容就義則似猶有過之雖其論學未能盡脫姚江之藩籬專尙靜坐以爲七日來復之義見譏於清獻陸子然其爲

明季之大賢則固無異詞也今讀其門人華允誠所述年譜有一事可疑者先生祖靜成公生繼成公名德徵繼成公生先生而靜成公有弟靜逸公名校是先生之叔祖父也無子以先生爲嗣萬曆二年丁嗣母朱夫人艱十七年丁嗣父艱予始頗疑之先生之嗣靜逸公乃爲叔祖父後也不得稱之爲父朱夫人不得稱之爲母豈傳寫誤耶不然華公學行卽世所稱鳳高先生也何稱名之不正也後見毛氏奇齡大禮議有云今吳陋俗雖士大夫家亦有以子兄其父弟父其兄者動引爲人後者爲之子以爲之據然則先生之稱嗣祖父爲父稱嗣祖母爲母殆吳中相沿之陋俗歟夫爲人後者爲之

子以服言也如以兄弟之子爲後自當從父子之名若以兄弟之孫爲後則當從祖孫之名而服則如父子之服猶承重孫之例也蓋服以承其統而名必順其序春秋書仲嬰齊卒公羊氏曰爲兄後也何氏曰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也此父子之義也然則又豈可以孫爲子哉吳俗今未知何如而忠憲明之大賢華氏亦名儒也慮讀年譜者借口以爲流俗之法不可不辨予旣爲此辨後讀潛邱閣氏若璩文有論汪鈍翁立後書鈍翁以長子筠卒以幼子穀詒爲之後名之曰權潛邱譏之曰鈍翁長於禮學而又身爲士夫不應當哀悼荒惑之餘

任情黷禮若世俗人所爲者然則吳俗誠有如毛氏所云也閻氏又引宋文鑑劉原父爲兄後議而辨之原父之議曰春秋之義有常有變取後者不得取兄弟常也旣已取兄弟矣則正其禮使從子例變也閻氏之辨曰天下何事不可權而惟倫關父子事涉宗祧天經地義之所在有必不可以權爲辭者觀閻氏之辨辭嚴義正別嫌明微辨上下明是非弟不可以父兄孫又豈可以爲子哉

書吳文節公年譜後

予讀儀徵吳文節公年譜公長子養源所述也其於公事君之忠謀國之明任事之勇備矣獨其湖廣死事之

集餘編四

四

所以見忌於巡撫者則未悉焉當時固有所避而不敢盡言亦其時養源未從行實有所不及知也咸豐末予客豫撫嚴渭春中丞幕中中丞先爲湖北江夏令述文節事甚詳其言曰咸豐三年九月文節以奉命調督湖廣至武昌先馳檄令屬吏無出城迎至行轅受印僚屬皆在署督張公亮基亦在座公問賊蹤何如巡撫曰在田家鎮當出城駐營爲防公曰善巡撫遂愆愆公具疏於朝是時公不知田家鎮失也次日田家鎮十三日失守報至公屬巡撫及守令城守不可出城巡撫艱然曰翼日公疏請出城駐營今何忽欲城守乎公曰昨不知田家鎮之失以爲駐營城外調度易聲勢壯也今鎮

已失賊上竄不固守城將借口出城紮營爲退逃計乎  
巡撫固爭公謂張公曰公山東巡撫可去餘有城守之  
責者出則以國法斬之拔佩刀置几上謂巡撫曰例兵  
歸總督公欲出不得以兵從於是遂具疏陳固守城池  
策是日遂登城巡防晝夜駐望樓不解帶者數十日賊  
退城完而巡撫以爲兵非我事也安坐衙齋不出先是  
爾輩皆欲出城乎及見公次疏猶怒批曰爾等竟不出  
城乎巡撫疾公深批摺回益自得賊退遂疏令公出城  
勸賊公先與曾文正公議在湖南造師船增募勇未至  
欲少需巡撫劾之反以公爲安坐衙齋得嚴譴於是十  
一月遂遵 旨帶兵出省四年正月以兵單餉匱陣亡  
於堵城巡撫猶以公不知下落爲詞嚴公性剛直不阿  
與巡撫爭巡撫怒嚴公亦怒乃得以死事上聞後曾公  
嚴劾巡撫而文節之忠貞乃白嚴公屢屬予爲文記其  
事今因讀公年譜爰補識於後

書朝鮮使臣李敬之鴻臚所書冊後

朝鮮使臣李敬之鴻臚同治九年以請頒朔來京師與  
予讌集貴筮黃子壽太史座上鴻臚爲人質而文溫良  
而識大體能爲詩歌以自娛予因咨諏朝鮮之政教禮  
俗兵制賦稅以擴聞見所不逮語所不解者皆以筆答  
之敏而有文簡而有要同席者咸奉爲寶玩鴻臚遂索

予序其晚香齋詩子壽倩人作談瀛雅集圖又屬予爲記鴻臚得予文喜甚因書此冊寄予效古人縞紵之誼也計今已閱十五年當時共讌集之友邵武楊湘筠觀察素剛廉有大節者業已先逝去年廬江吳小軒軍門以朝鮮慮爲日本所侵奉朝命率師戍之國乃安致予書謂鴻臚尙無恙今年小軒卒竟不聞鴻臚消息矣朝鮮素臣屬中國服聖人之教今東洋強行天主教於其國致生內變而琉球越南向之藩服中國者今皆爲諸夷所侵陵且擾及中國之邊垂是皆與鴻臚別後之變故也撫此冊爲之悄然光緒九年冬月方宗誠謹識

題吳氏世篤忠貞卷後

代

集餘編四

六

昔聖人繫易至坤曰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明臣道妻道固與地之承天一也然而臣之於君或遠之而不獲任用或用之而非其地非其時或任之而非其職非其才則有雖委身授命而不得終君之事者矣若婦之於夫或艱貞苦節以持其業或忍死育孤以延其嗣夫之所賚志未終者罔不賴以有終焉有較勝於臣之能遂其志者故易象上篇首乾坤下篇首咸恒直以夫婦配天地也今觀桐城吳氏恒甫筠生父子之死王事張宜人方安人姑婦之苦節全孤於臣道妻道咸無憾焉至張貞女之未字守貞非有事姑之職而自不忍於重闈之顛連非有撫孤之任而自不忍

於夫嗣之終札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又曰女子貞不字是誠循其天真之自然而非出於勉強名義而爲之者吳氏之忠烈節義再世而無成而易之所謂代有終者其將又在貞女乎此漢書三老掌教化匾志其門以興善行貞女義婦所以與孝子順孫并重也

馬徵君遺集跋尾

予曩編桐城友人馬命之徵君遺集其子復震既刊行或謂余不應以經義入之竊考韓蘇集中皆有試論

欽定四庫全書中劉左史集宋劉安節撰有經義十

七篇周禮十一篇論語三篇孟子二篇中庸一篇提要稱其經義尤明白條

暢蓋當時大學之程式後來八比之權輿也又譏編次

集餘編四

者以祭文青詞冠經義論策之前爲顛倒尤甚則經義入集自古有之矣又劉給諫文集宋劉安上撰其第五卷有經義八篇周禮二篇論語三篇孟子三篇以予觀之二劉文皆不及命之義蘊之深也昔姚惜抱先生云 國家以經義率天下士苟有聰明才傑者守宋儒之學以上達聖人之精卽今之文體而達乎古作者文章極盛之境經義之體其高出詞賦箋疏之上倍筵十百豈待言哉是言也惟命之文真足以當之何爲不可入集乎光緒乙酉九月宗誠又識

續東軒遺集跋

光緒八年秋九日予訪孫海亭于淮安晤山陽高子上

延第好學藏修不求仕進談及故友高伯平遺書因檢此本見貽讀之如見吾友清介拔俗之氣象也予年二十餘卽聞蘇厚子徵君道伯平之學行同治六年丁卯秋予游西湖訪伯平于東城講舍留信宿談讌極樂別後一年遊滬其門人袁爽秋于龍門書院言先生復往淮上又數年遇爽秋于保定蓮池書院則言先生已棄世數年矣撫茲遺文悵焉忘慕宗誠寶應舟中識

同治二三年予從曾文正公於安慶行臺遇故人子邵子齡訪其尊人位西先生遺書則盡燬於賊矣因檢平日所抄藏位西文稿示之子齡喜卽錄副以寄父執高伯平後又訪得禮經通論之半亦錄寄之漕督吳公遂并爲刊行予友獨山莫子偲旣卒其仲子仲武亦校錄其遺詩遺文刊於揚州并校刊子偲所輯注黔詩予得之喜而不寐每思故人展玩不釋今於淮安復得伯平遺集其子叔遲行篤所校刊於揚州者子齡仲武叔遲能繼志述事如此可謂孝子也已抑亦位西子偲伯平三君子篤古立行之報乎宗誠又識

陳母楊太恭人行述書後

雲南陳雲溪明府宰桐城明恕勤能愛民而疾惡太恭人迎養在署尤憂心民間疾苦常勗明府以兢兢士民稱明府之賢者無不歌頌太恭人之仁謂明府之母亦眾人之母也乙酉秋太恭人病卒民間匍匐弔哭送之

於百里外予聞而心欽之明府自爲文叙述太恭人徽  
行旣無不具矣而予尤嘆其貞靜純一之操爲古今不  
可多見也先是贈朝議公困諸生早卒明府時甫三齡  
遺命太恭人讀書世業不可失也太恭人遂不茹葷淡  
泊明志以訓其子者二十餘年卒成進士雖其後境已  
豐亨老遇疾病氣血耗損而明府孝養備至太恭人終  
不改其常噫何其篤也人之情不隕穫於貧賤者易不  
充詘於富貴者難而疾病死生之交尤不易貞一其素  
守易曰恆其德貞孟子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  
立命其太恭人之謂耶宋儒尹和靖先生之母訓和靖  
曰吾願汝以善養不願以祿養古之大孝不以養口體  
爲能而必以養志爲歸孔子稱夷齊之賢甘心窮餓爲  
求仁而得仁然則太恭人之行固士君子之所謂求仁  
得仁者也明府其亦可以無憾也夫

集餘編四

五

